

##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答问录

□张 柠

什么是“文学”？什么是“现实”？十分惭愧，作为一名文学教师，我说不清“文学”到底是什么；作为一个生活着的人，我不能够陈述“现实”究竟为何物。也可以说，我徘徊在“名”与“实”之间的混沌地带。现在却要来讨论“文学与现实的关系”这个长期纠缠着我们的老话题，实在是力不从心；要写成论文形式，那更是难熬我也。我想，既然是古老的问题，不妨采用“对话体”这种古老形式来讨论。

甲：为了就“文艺与现实的关系”来对话，我特地重读了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》中的一些篇章。苏格拉底跟另外一些人之间，你来我往地论辩，看上去很亲切、很平易，其实也不好懂，有些地方甚至不知所云。

乙：古人思绪高远，言谈时总是直达事物的本质。不像我们今天的人，在现实的泥淖中不亦乐乎，诱惑太多，思绪散乱，最多只能悬在半空，想一些“中间价值”问题。佛教称之为“恶慧”，而不是“智慧”。

甲：就“终极价值”而言，古人的确更智慧。柏拉图说，文艺是对现实的模仿，现实是对“理式”的模仿。前面一句好懂，后面一句不好理解。

乙：谈到文艺与现实之关系的时候，柏拉图用“床”来打比方，他认为有三种“床”，一是画家画的床，二是现实中的床，三是“床之所以为床者”，他称之为“床的理式”。一模仿二，二模仿三。一般人只想到了一和二，不会想到三。

甲：他说的“床之所以为床者”，不就是床的“形式”吗？

乙：我们眼睛所观察到的那个“形式”，只能说是床的“表象”，而不是床的“本质”。也可以说，你所见的只是“幻象”或“色相”，而不是“真相”。我们可以换一个例子来说明。比如说，存在三种“男女”：文艺作品中的男女，现实生活中的男女、本质上的男女。后面一种，就是男女之所以为男女的“理式”，柏拉图视之为“最高真实”，它是“灵魂回忆”的对象。这个男女的“理式”，中国哲学没有完全对等的说法，大概可以用阳(乾：一)和阴(坤：二)表示，它来自混沌未分的“太极”，指向不可言说的“道”。面对那种“最高真实”，西方人拼命地回忆(言说)，中国人使劲地遗忘(沉默)，这是文化差异。就今天的文学创作而言，我们可以写一部关于“男女”的小说，却无法写一部关于“乾坤”的小说。但具体的“男女”之中，包含了阴阳乾坤，而不是相反。就此而言，文学包含了哲学。

甲：哲学家一定不同意你的说法，他们或许会将你逐出“理想国”。

乙：如果把“具体”、“个性”都驱逐掉，那就只剩下“理想国的理式”。所谓的“理式”，不是要供人模仿的吗？连模仿者都没有了，它的意义何在呢？

甲：我还是没有弄明白，文学究竟要模仿具体可感的现实，还是要模仿抽象玄奥的“理式”。

乙：英国作家王尔德说，画家兼设计师莫里斯发明了一种坐着很舒服的椅子，叫“莫里斯圈椅”。这种椅子是对草地斜坡的模仿。辛苦的劳作者，发现靠在草地斜坡上休息很舒服，但又苦于草地的潮湿，有虫子、草根扎屁股。莫里斯的模仿，继承了草地与身体之关系的“理式”，去除了草地与身体之关系中那些反“理式”的因素，创作了“莫里斯圈椅”这个“作品”。你说莫里斯是在模仿现实，还是在模仿“理式”呢？

甲：我明白了，这就是“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”的道理吧？

乙：有这个意思在里面，但你用的是一个封闭的、没有余地的、过于确定的句式，将意义的多样性封杀了。

甲：我认为，无论什么道理，总要将它变成确定无疑的知识才好，才便于教授和传播。

乙：“文学研究”或许是一门知识，但“文学”不是知识。我们在讨论“文学”与现实的关系，而不是“文学研究”与现实的关系。

甲：如果能将不是知识的“文学”变成知识，倒蛮合我的胃口。

乙：既然文学的本质不是知识，它就不可能成为知识。至于那些能够成为知识的东西，它就不是文学，只能称之为学问。学问固然是好东西，但不是文学。

甲：这些话有点玄奥。一谈玄，文学就会离开现实，就会变得难以理解。那些高蹈在空中的小说和诗歌，就难以理解。

乙：从发生学角度看，文学并不源于“理解”，而是源于“志”和“情”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所谓“情动于中而行于言”。只有《尚书》中的那些官方文件，它的目标才指向“理解”。其中有多篇征讨纣的动员令，大意是：“我要你们帮助我去灭掉商纣王，他沉迷酒肉，淫祭无度，偏信女人，牝鸡司晨，不亡其国更待何时！你们理解了没有？”“我们理解了！”“那就赶紧出发吧！”至于箕子过殷墟所哭歌的“麦秀渐渐兮，黍柔油油”，究竟怎么理解，武王根本不在乎，他志不在此而在彼。只有那些殷商遗民，面对破国之山河，一草一木皆可泣可歌。没有这种感同身受，当然就无法理解。

甲：还是不要讨论商纣和武王吧，我想尽快进入我们的正题。

乙：我们一直在正题里面。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在正题里呢？

甲：我的疑惑是，当作家偏重“再现”的时候，有人说那是“抄袭现实”；当他们偏重“表现”的时候，又有人说那是“自我膨胀”。文学与现实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？

乙：说不要“抄袭现实”，是在强调文学的创造性和超越性，超越现实的表象和“色相”，强调作家“无中生有”的想象能力，以便抵达自由的境地。否则的话，文学的逻辑与“现实”的逻辑就同流合污了。说不要“自我膨胀”，是在强调文学与他人和世界的对话关系，而不是一个人躲在自己的小世界中“痴人说梦”。

甲：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就说过，文学是“作家的白日梦”，大白天里做梦，还要发表出来让别人读，不就是“痴人说梦”吗？

乙：弗洛伊德说文学是作家的“白日梦”，并没有说文学就是“梦”。白日里睁着眼睛说梦，说明理性还能够控制“梦”的内容，让梦的叙述符合逻辑而让人能够理解。“梦”对理性构成巨大的挑战，

## ■主持人的话

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其实有两个层面，一个层面是理论的问题，这里面涉及的是概念、范畴、逻辑和辩证，一个层面是实践的问题，其中涉及具体的现实感以及将这一“现实感”转化为语言和形式的实践操作。张柠教授的文章采用对话体的形式，一问一答，以设问的方式从两个层面进行推进，自柏拉图始，以“非虚构”终，既有理论张力，又有幽默机智，历史地呈现了文学与现实复杂辩证的关系。

——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

分，而是一种带有“历史辩证法”色彩的运动过程。就像我们的对话一样，也在现实和想象的两极之间，来回荡秋千。

乙：历史运动本身具有一种“纠正”的功能，文学史的演变也是如此。当文学创作太过于关注现实、太过于写实、太过于社会化、太过于简单的时候，一种注重想象力、注重写意、注重自我、注重文体奇谲的风格就会出现。就文体风格而言，历史上的“公安派”与“竟陵派”的交替就是一例，20世纪的“启蒙文学”和“左翼文学”之交替也是一例。

甲：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演变，好像也符合这一规律。

乙：是的。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学，是“人的文学”对前面20多年“政治的文学”的一种纠正，但紧接着，因过于“写实”而几乎要与社会思潮合而为一了。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，可以看做是“虚构的文学”对“写实的文学”的一种纠正，但紧接着，因过分“虚构”而开始走火入魔、不可理解了。90年代中后期以来，“写实的文学”又开始兴起……

甲：请等一等。你说的“写实”，究竟是指作家的“写作风格”，还是“取材立场”？如果是指“写作风格”，我认同你的描述；如果是指“取材立场”，我觉得当代作家，特别是一些成名的作家，并没有转向“写实”。

乙：我理解你的意思，你是说他们的创作没有介入当下现实。

甲：是的。当下那些成名的大作家，他们的写作风格或许是“写实”的，但他们的取材，主要是指向历史的、过去的事情，而不是当下的现实。即使有一些关注“现实”的作品，也是躲躲闪闪、王顾左右而言他，缺少介入的力量。还有一些作家，介入的力度似乎很大，但“新闻性”过强，“文学性”有疑问。

乙：首先，“历史”是死的，像一块化石，容易捕捉；“现实”是活的，像一条泥鳅，很难抓住。其次，历史是“长时段”的，容易发现规律，它属于历史学家的领域，文学家只需要通过想象增加细节；如果作家的叙事或者细节，颠覆了已有的历史规律，那只能说是他意外的惊喜。至于现实，它是“短时段”的，杂乱无章，没有规律，它往往是新闻关注的对象。就关注“事实”的角度而言，文学无疑不如新闻。或者说一不小心，它就可能变成蹩脚的“新闻”。因此，作家面对当下“现实”，往往会很谨慎。

甲：你好像在为他们不介入现实找借口。但无论如何，作家不关注现实，总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。所以，“非虚构写作”一出来，就引起了关注，其势头压倒了传统“虚构”写作或“历史”写作。

乙：所谓“非虚构写作”的意义，不在“文学性”，而在提供了一种新的进入“现实”的视角。这种新的视角，既不是传统“文学的”，也不是当下“新闻的”，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。这样写作和观察的“边缘姿态”，或许能为当下文学创作介入现实，提供新的思路。

甲：我对你说的“边缘姿态”很感兴趣。为什么不是“主流姿态”或“底层姿态”？

乙：我们不可以将它简单地归纳为“底层的”、“平民的”、“人文的”，因为这些东西许多作家都有。我想说的是，传统“文学性”的僵化特性，与其实是文学史提供的一笔遗产，不如说是作家所领受的一个重负。它的好处是，具有潜在的权威性；它的坏处是，对“活的现实”视而不见。对“中心姿态”而言，“边缘姿态”就好比物质结构中的边缘微粒，它总是处于极度活跃的状态。只有在这种活跃的状态下，才能够将那些人们视而不见、习焉不察的“现实”呈现出来。

甲：我看过去一些“非虚构”的作品，第一次读感觉还不错，但没有再读的兴趣。我觉得，好的文学不应该是一次性消费的。我甚至觉得，衡量一个作品是否是经典，就应该看人们是不是会重读它。

乙：我们已经说过，“非虚构写作”是进入“现实”的新途径之一种，我们没有讨论它的“文学性”问题。作为“语言的艺术”，文学创作的虚构性、想象性、创造性，已经决定了“非虚构写作”的位置。在文学创作中，如果过于强调“非虚构”的特征，语言的种子就无法生根发芽，文学就会染上“不育症”；如果过于强调虚构的特殊性和想象的个人性，语言的根须就会四处疯狂蔓延，文学就会染上“神经症”。

甲：我想，现实是一个无边的概念，它好比一头大象，我们都是在“盲人摸象”，摸到的只是现实的一部分。

乙：从经验层面看是这样的。但文学艺术的超越性给了我们第三只眼，打通了局部和全体之间的壁垒。察一叶可见春秋，观滴水而知沧海，窥一斑而见全豹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甲：所以，文学作品不应该仅仅依赖于模仿或再现，还应该有启示性，它即使只写了现实之“象”的一部分，也能启示读者对“象”的全体有所领悟。当代文学也应该有更多带启示性的作品。

乙：当下的文学状况还有许多不确定性。我们可以举古典长篇小说为例，根据其“文学性”由弱到强，大致可以按以下顺序排列：《三国演义》——《水浒传》——《西游记》——《金瓶梅》——《红楼梦》。前面两部太“现实”，中间一部太不“现实”。后面两部是介于“现实”和“虚构”之间的，既非“现实”，也非“非现实”。按照你前面所说的标准，《红楼梦》的重读率大概是最高的吧。我们可以想象，10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过去了，有谁会在乎《山海经》的故事是不是真实的呢？有谁会在乎《聊斋》是不是写实的呢？有谁会质疑“太虚幻境”或者“赤霞宫”是不是真的存在呢？这些经典作品记下了华夏人民质朴、勇敢、自由、刚健的精神；记下了被压抑的自由、通过梦的缝隙涌现出的真情实感；记下了年轻人成长的喜乐、悲伤、彻悟。文学就是这样，生长在现实的土壤上，吸收的却是“神瑛侍者”浇灌的上天之甘露。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”，也可以看做是文学的一个绝妙注脚。

## “文学如何表达现实”讨论之二

## ■印象

贾大山的小说主要分为两部分，一是乡土题材，如《取经》《花市》《小果》和“梦庄记事”系列；另一部分就是“古城人物”，像“西街三怪”、“三个掌柜”，还有《老底》《老曹》《水仙》等，共同构成了贾大山的小说世界。

贾大山生于正定古城一个普通的小商人之家，父亲善良本分，严格遵循生意人的诚信公道，因此人缘好，朋友多。童年的记忆以及那些和父亲交情甚笃的好友，成了贾大山日后创作“古城人物”的宝贵矿藏。

“西街三怪”中的“药罐子”、“火鍋子”、“神算子”，以及《林掌柜》《钱掌柜》《王掌柜》等人物，都来自于贾大山的童年记忆。他通过“药罐子”阐述了中与西、新与旧的辨证关系：中西两医，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，不能妄加褒贬。“我们不能迷信旧东西，但也不能盲目崇拜新东西。

盲目崇拜新的，就会迷信旧的。”“天下万物，无旧不成新，无新不变旧。”这些观点，不仅是对中西医的看法，更关乎社会和人生的哲学命题。“火鍋子”里的于老患有一种心病——口说知足常乐，心里却总想高人一等。

“平和与你们吃的不一样，他就高兴；现在一样了，他就不再高兴了。神州大地，芸芸众生，或轻或重都有这种心病。”于老的“心病”，也正是我们人性中共同的弱点。

“义合鞋庄”的林掌柜秉承了生意人应有的良好品德。他鞋庄门口的柜台上，除了放着算盘、笔砚、账簿，还放着一把特制的小铡刀。只要顾客问一声：鞋底里面，垫的是纸还是布？他就会用那把小铡刀，咔嚓一声，把鞋底剖成两段，送到顾客眼前让人家看个究竟。因此，林掌柜又称“铜刀林”。正因这把小铡刀，他的生意格外好。用林掌柜的说法，就是：店铺有字号，人也是有“字号”的。是呀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人的字号不能倒了。

贾大山熟悉底层民众的生活，而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又赋予了他独特的艺术特质和审美眼光。因此，他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，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境界。《智县委》是他童年的真经：解放初期，一位来正定任职的县委书记（百姓称他为“智县委”），和他们家建立了一种淳朴的友谊。有一次，智县委工作至深夜，想出去买点吃的，却忍不住叫醒睡梦中的勤务员，自己来到“我”的小商店，看到已上了门板，又不忍心打扰。这个细节读来让人心生温暖，更感叹当时的干群关系多么亲密和谐。智县委勤政爱民，嫉恶如仇，对文化对商户更是尊重有加，多年后，这里的百姓们还时常提及他，“他在时，夏天街里有凉棚，冬天路上无积雪，到处都干净，买卖人都和气，巷子蒸得像个大儿，烧饼上的芝麻也稠。”这篇小说，在今天读来依然有非凡的现实意义。

除去童年记忆，贾大山还把笔触伸向了古城的现代人，所写人物也都有原型，都是来自于他的生活。《老底》中的老底是回民厨师，要重新拾起已然失传的“全羊席”。什么是“全羊席”，我们来听老底的介绍吧：“烧羊头、扒羊头，是一般的菜；糟羊头、熏羊头，也是常见的菜。烧云子是烧羊脑，烧明珠是烧羊眼……”望峰坡是什么？羊的鼻梁骨。“芙蓉顺风”是什么？羊耳朵。清汤燕窝没有燕窝，用羊的磨裆肉。肉泥翅没有翅，用羊的扁担肉。辣子“鸡”不用鸡，糖醋“鱼”不用鱼，“蟹黄肉丝”、“蟹黄肉片”也不用“蟹”，——全是瘦羊肉……”从中，我们可以领略到正定源远流长的美食文化，以及古城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达观幽默的性格。

《付老师》和《水仙》也都取材于他的朋友。付老师的原型就姓付，是古城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，为人耿介真诚，颇得贾大山的欣赏。《水仙》中的企业家小丁，原型是正定一家工厂的领导，喜欢诗文，更钟情于正定历史文化的研读，他与贾大山在一起时，所谈皆是正定文化和诗文创作，他们的友谊，正如作品中小丁送给“我”的那盆水仙花一样，素净淡雅，清香怡人。交友的最高境界，不就是这种君子之交吗？

正定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，贾大山的作品扎根于这块沃土，他所关注的也都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、他的目光和笔触探向人的灵魂最深处。他的小说内涵深刻、幽默诙谐，地域色彩浓郁，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智慧——不是“西餐”，也不是“鲍鱼”，而是别具风味又深受人民大众喜爱的“地方小吃”，让读者在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，也引发对社会和人性深深的思索。

## 贾大山和他的『古城人物』

## □康志刚

## 开卷诗·大家名作

变数.....大解  
中国梦，我们的梦(中国诗人书写中国梦)  
桂兴华 高若虹 刘文超 刘向英 朱旭东  
桑云飞 詔山 洪洲 曹瑞光 姜维彬  
好诗经典 张维迎作选.....张维  
父亲及其他(组诗).....陈俊子  
感谢梅花(组诗).....杨勋

## 实力诗人文阵

郭力 郭 楠 年微漾 张 坚 周长风  
但 蔡 郑 瞳

## 博客诗精选

于 坚 韩 东 林 荟 文 康 陈先发等

## 名家新作 胡弦新作选

.....胡弦

## 视野与版图(港·澳·台·卷)

傅天虹 也 斯 苏绍连 简政珍 杜十三 白 灵 陈义芝  
詹 澈 秀 实 罗智成 韶 鸣 陈德锦 侯吉谅 孙维民  
陈克华 林耀德 黄灿然 王良和 陈大为 姚 风

## 散文诗·中国原创(实力诗人六家)

语 卜 贾文华 薛振海 敦运涛 倪俊宇 王迎高

## 散文诗·中国原创(实力诗人六家)

古韵新声(辽沈诗词专辑) 王充闾 卢 林 王 诚

## 国际诗坛 外国短诗选

.....牛遁之译

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66号《诗潮》杂志社。邮政编码：110003。邮发代号：8—17。每期定价：8.00元，全年定价：96.00元。

本期看点：中篇小说《金角庄园》追踪神秘别墅中的惊天悬案。《岳千年的江湖》讲述江湖中的官场与爱情传奇。《还林》描写新农村建设中一对恩爱农民夫妻的浪漫追求；报告文学《农村留守妇女》揭开农村留守妇女悲苦隐秘的情感世界；散文力作《谁删减了黑夜的浓度》是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唱给乡村文明的又一曲挽歌。

## 北京文学

精彩阅读·2014年第五期要目